

第三卷

序類



升菴文集

元



0 1cm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deli 浙字02260122号 No.6230 得力集团有限公司

太史升菴文集三卷



太史升菴文集三卷



成都楊慎著



從子有仁編輯

大理府志序

耳

大理滇西繁雄郡也。綠洱水出罷谷為西南巨瞻。浸
 蒼山像靈鷲為西南巨鎮。而襟帶而巖險而物華而
 人英。又哀然育燁然縟犁然有當於中州之奧區。卓
 乎無謝於南溟之竒甸焉。嘗稽之往籍。緯書云神農
 地過日月之表。則日表骨利月表青丘滇池比之猶
 為邇。封陸終為黃帝之所娶。若水為顓頊之所生。產

里爲湯亳之貢國。滌人爲武牧之征隊。載籍昭然。可
以覆視。奚待常類爲通道始。而唐蒙爲開郡先乎。昔
之郡乘方志事狀行紀。若韋臯。徐雲。虔。若竇滂。若樊
綽。若韋齊。休。若陳隱之。所著雖曰。昉列實則錄存書
亡。若勝國之李景山。昭代之王景常。籍焉具存。然或
失之誤。或失之畧。山河若柯。戒而以一。經行盡之。幅
員數千里。而以二卷帙約之。原本山川。有愬其能說
極命草木。無裨於多識矣。柱史溫泉。郝公按部。駐郡
繡舊志而病之。乃徵議於督學憲使。默泉吳公。參相
龍山沈公。僉憲膠峯安公。板令於太守龜厓蔡公。二

守小溪王公。禮謁給陳公。山陽公。判守寺。即中溪李

龍山沈公僉憲膠峯安公。檄令於太守龜崖蔡公。二
守小溪王公。禮謁給諫弘山楊公。荆守侍御中溪李
公。二公家本郡人。官舊史氏。多識前代之載。且諳土
著之詳。於是攄懷舊之蓄念。發思古之幽情。立創新
例。大增舊文。閱數月而新志成。集二美而卷帙合。時
則龜崖公政成。化流之暇。宅生居方之餘也。而古跡
英躔琳宮寶地。表昔賢之遺愛。供騷人之景物者。一
一昇新之賁飾之。輪之真之詠之。榜之不翅柳吳興
之蘋洲。謝宣成之壘嶂矣。其爲新志之助。不亦多乎。
慎也。恩謹裔土流戍滇陰紫城蒼麓。夙嘗授館。僦廛
香界珞岑。昔饒解鞍橫枕。乃以首簡屬之。孱毫非敢

曰僭杜征南之先固顛附張京兆之後云爾

劍州志序

志流別于史九丘先于六籍地象倣於河圖雖迂恠
弗稽實志初也至禹貢職方則大備矣劍以山形名
州人皇乘祗車出谷口秦宓謂即劍道之谷沂其世
正際九丘而岷山之精上爲井絡見河圖文寔今井
絡關劍首區也奚待禹貢職方始著梁益哉三代以
還劍代爲要害地唐爲節度雄鎮領縣有八棊布於
環三四百里內連城擊柝相聞也今登高望之歷歷
在目迨

國朝劍獨遠於宸極最爲首取陋四竟目巨千里登色

國朝劍獨遠於宸極最爲最陋四境相距千里遼絕
二百里而遙始得縣一百里而遙得驛三十里而遙
得郵繁雄昔如彼也荒陋今如此也豈獨時運則然
抑亦王化有遠邇歟官其地陋其土窳其政者徃徃
是也武緣李白夫壁來守是邦獨事振厲希古良牧
拓城池奠廬井立鄉社新學宮祀鄉賢表名宦公館
郵置皆鼎新之勞以身先教以身率劍之士久爲荒
解至是有裒然舉者始也余徵其政於聞既而北征
路貫劍門又徵之於見白夫出其所修劍志繙之又
徵予耳目之有徵焉其土俗民風炳如也將無望于

嗣守者歟。斷碑殘碣遺文，墜什拾于奧突荒麓者，又
哀。聚此卷若與景陽子厚之銘、少陵謫僊之詠，競其
英爽，過其地者，覩其山川若生色焉。斯州也可無斯
志。夫白夫請余序，在正德己卯成之歲，則嘉靖甲申
時，白夫已還秩去劍云。

○雲南鄉試錄序

聖天子嗣大歷服之十九年，寔惟閏之一章，入庚子
部首，粵當三物賓興期。雲南巡按御史某申令甲嚴
法，及葺試窠，曷文軌業爰飭其故。期不愆于素，乃以
布政司某司調按察司某司監，郡大夫若支郡大夫

邑郎官洎流末官咸慎巽靖遴戶局隸事罔弗履

布政司某司調按察司某司監郡大夫若支郡大夫

醫言解

邑郎官洎流末官咸慎選精遴。昉局隸事罔弗虔。學官某輩若干人應聘以屈罔弗共。闔滇之校四十有二。入殼之士二千有奇。皆提學副使某所。臚擇也。先長夏回星。淖涵湛馨。及初商應律。啓霽升陽。乃甲子鑠院。御史炳蕭衆曰。矢公矢慎。乃違此二矢。昕有如日。瞑有如燭。乃臚唱諸士而試之。戊辰一之。辛未二之。甲戌三之。題則紬簡刺之。卷則分經閱之。公簾以內。司試者鑄之。爰爰如也。鯁鯁如也。公簾以外。司監者分職之。魚魚如也。雅雅如也。御史又實臨內外。而網維之。翼翼如也。井井如也。拔簡其試之中。得

欣

易十卷文集

世人鏤雕其文之優。世首為雲南庚子科鄉試。以獻
 其濫等授簡拜手。颺言曰。大道散而有六經。六經散
 而有諸子。諸子之是非。取裁於六經。六經之刪修。折
 衷乎聖道。三代而上。道見於事業。而流衍于文章。三
 代以還。道寓于文章。而不純於事業。故鄉舉里選。取
 其事業矣。敷奏明揚。取其文章也。兩漢以經術對策
 取士。六朝以品薦詞華。甄人隋合南北。始有科舉。最
 盛于唐。增光于宋。而其得人之効。視三代猶矣。我
 太祖高皇帝。重獎天衷。再造人極。掃胡元之晦盲。否
 塞復三代之純固。惇龐日而月之星。而辰之彛。而倫

之文而章之。君師之道。兼隆二聖之事。畢矣。嘗伏

作猶
 貌

塞復三代之純固惇龐日而月之星而辰之彛而倫
之文而章之君師之道兼隆仁聖之事畢矣嘗伏讀
科舉之詔矣易用程子傳朱子本義書從夏氏蔡氏
兩傳詩采漢戔暨集傳春秋本三傳無胡氏禮記則
古詩疏與陳澹集說裁訂自淵衷參采乎諸儒使孔
孟復生亦無異論也又常觀先正首科之題辭矣曰
初場在通經而明理次場在通古而瞻辭末場在通
今而知務上之涵養乾知大始下之承順坤作成物
菁莪棫樸之化梓材多士之興良有以也丹青既久
而渝神化亦窮以變厥今士習何如哉其高者凌虛
厲空師心去迹厭觀理之煩貪居敬之約漸近清談

遂流禪學矣。卑焉者則掇拾叢殘，誦貫滯魄，陳陳相因，辭不辯心，紛紛競錄，問則喏口。此何異瞽矇誦詩，閤寺傳令乎？窮高者既如彼，卑淪者又如此。視漢唐諸儒且慙焉。況三代之英乎？

聖祖制舉之美意，舉賢求士之良規，豈端使之然哉。今

皇上遠述唐虞近法

聖祖，屢下明詔，銳意作新。文必宗經，必法古；必崇雅，必黜浮。菁莪之詩，梓材之書，復作于今日；收濟濟之士，迓穆穆之衡，行媿于古先，諸士乎！沐薰濡化，提耳

命，面是千年之期，而一朝之遇也。兄爾真雲。

慙慙也

音啾
酒淳

士迓穆穆之衡行媿于古先諸士乎沐薰濡化提耳
命面是千年之期而一朝之遇也况爾滇雲
聖祖嘗有諭言曰氣厚風和君子道行之所爾諸士
子生其鄉邦久佩謨訓矣一人之身且有新吾三日
之士尚猶刮目矧曰涵泳已百七十載濟濟數三五
六經諸士勗哉今日之滇雲非昔日之滇雲矣勗哉
不以一第自滿而以三代之英自獻其也願徼榮靈
假於諸士子僭書以俟

雲貴鄉試錄後序

粵嘉靖甲午秋雲貴大比登賢書成其也當後錄以
終義則臨文盱衡而贊曰喏蔚矣哉滇之文乎其士

之脩辭崇古。齊軌中州。近則有唱第于臚。句魁選於春官者矣。茲舉也。一一焉。彬彬焉。限于額計而弗獲。兼登者尚繁。有士蔚矣哉。滇之文乎。恒言目滇曰遐。域某也。竊載稽古。滇域非遐也。青陽黃軒之封壤也。黑水玄禹之導跡也。逮德下衰。靡莫據鬼方。擾矣。建武葉榆氏。郡永平。蘭津開路。德又下衰。而鐵橋阻。玉斧畫矣。跡是以論。非德盛而流光。化行而服遠乎。故曰地過日月之表。誠登三咸五之盛跡也。我太祖高皇帝。德隆黃百。業懋炎漢。以世運輪衍之寔。五帝之黃也。三王之百也。漢又不足言也。滇之啓閉。

合分足徵之矣。不然。何黃百。啓而殺周。胡兩葉合而。

五帝之黃也。三王之夏也。漢又不足言也。漢之啓閉
合分足徵之矣。不然何黃夏啓而殷周閉。兩漢合而
唐宋分乎。故漢文之蔚也。實彰聖代文治之廣矣。大
矣。况漸漬以百六十年之育養哉。今

皇仁聖以文致太平。明詔於文體。三致意焉。士生茲
時。沐浴涵泳。能無慨然矣乎。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
國。王國克生。維周之禎。子諸士。詎以遐自畫乎。奚足
以文爲。擊悅之藻也。飾羽之畫也。見其外矣。未見其
內也。

聖天子所以寤寐賢儁。以臻三五者。如茲而已乎。先
正有言。學者博誦云乎哉。必也貫乎道。文者苟作云

乎哉。必也濟乎義。某也。於斯文無能爲。役敢籍是言。爲子諸士誦之。以終鹿鳴之義。

貴州鄉試錄序

嘉靖庚子秋八月。天下鄉試期。貴州巡按御史某實監臨焉。制度數議。品式宏槩。撫庀續食。豫資用寔。文科攸始。比友邦則勞倍矣。巡撫副都御史某鎮維重。臨士爭快觀。提調則布政使某。監試則按察使某。入試之士。凡若干人。提學副使某所遴也。先某應聘于邁。途貫重阻。山則侵霄。谿肆無景。草樹蒙密。分天闕。日虎豹之所穴。猿猱之所捷。上援弱枝。俯蹈弱泥。步

者鏐橈利履。騎則減鐵鑿金。帝畏與鳥具與。人尊之。首

日虎豹之所穴。猿猱之所捷。上援弱枝。俯蹈弱泥。步者鏐。櫓利屐。騎則緘。鐵鑿金蹄。晨與鷄俱興。夕篝火猶登。信天下之至險且遠也。及將入其會城。則山經水緯。壤沃屋潤。鬱鬱乎葱蔥乎。曰有開乎文光矣。展采之儀。腆郊勞之飫。豐融融乎泄泄乎。日垂精于文治矣。逮鎖院則白盛青堊。黃簾綠幕。輪奐改觀。心神怡曠。嘖嘖乎藉藉乎。曰助飾乎文事矣。三試竣事。分經閱卷。文則彬彬。有中州風。其敢以遐異衡。逖改鑿乎。精覈嚴復。得士之中式。二十五人。梓其善文。二十篇。爲錄以獻。嗚呼。天生五材。肇于水。究于土。人有恒言曰。水土水土。人也者。非水土不生。而非水土所能圍。

也嘗讀禹貢之書見其土九州等九賦地產方貢品
明眈列而獨恠其詳于物而畧乎人也又讀周官職
方等男女均多寡又恠其詳于民數而畧性與俗何
哉及汎觀管子之著水樞班固之志地里則禹貢職
方之未詳于此備矣管子之水樞列齊楚越晉燕宋
六國而貪麤簡易之俗謂其解皆在水固之地里列
秦蜀至吳粵凡十三國而游俠而柔弱而剛毅而險
陋而夸奢而剽悍而巫鬼謂其習皆係乎土唯唯然
與否否非然與吾不得而知也然以管班所稱較之
今何啻若槎規磨哉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人

之性稟于天自王畿取土中至于每禺日出一也習也

今何啻若槎規磨哉。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人

之性稟于天，自王畿取土中，至于海隅，日出一也，習也者，則係乎君之令，師之教，而非水土所函也。乃知禹貢職方萬世之書，而管班則一時之書耳。由是言之，人才之主，豈係乎地哉？是故君有分土，無分民，師也者，有教無類。粵稽諸古，大禹出於西羗也，少連生于東夷也，是皆夏周之聖賢也。降而漢唐，相如起于巴蜀，九齡出于五嶺，歐陽詹挺于閩海，姜公輔生于愛州，抑其次矣。

皇明區域遠過日月之表，越五帝而並神農，文明之化則軼三代而隣唐虞，貴州古之魁方，黃帝所娶之

林升文集 卷之九 九
國唐之夜郎李白遠流之鄉聲名文物之見止此至
我

太祖高皇帝始郡縣之衛戍之庠序之取鱗介而衣
裳之列箒砦而闔閭之百年以來道潤德洽文覲武
匿昔也鬼方今也拱帝鄉昔也夜郎今也觀國光茲
聖天子崇古尚賢表章經術釐正文體天下喁喁爭
相嚮風先是三年爲丁酉寔始開科增額貴州之士
磨礪脫穎括羽入彀是春登禮部之士遂得四人視
往昔亦三倍矣盤江崇安之水若清而深黔中羅甸
之土若畝而金士乎士乎其能重乎地乎地乎地乎

其重係乎士乎自今以往因文以貫乎道友今以

之土若畝而金士乎士乎其能重乎地乎地乎地乎
其重係乎士乎自今以往因文以貫乎道友今以忠
乎古上焉可希乎夏周之英不及則亦不失爲文章
之司馬歐陽功業之九齡公輔其匆以遠自畫地自
限哉某於試事無能爲後而授簡僭羣言之首請以
瞽誦敢告勸駕

三楚壯遊詩序

南國寄梅謁來小雪東橋折柳行指孟春溪山之征
邁紆懷岐路之睽離軫念爰鳩同調乃燕將歸楊子
伯臣者連然韻士也多才多藝不忤不求詠詩考槃
敷易蜚遁山梁飲啄遠樊籠而無心江湖浮遊捐鍾

鼓以不享楚澤非淹於桂樹周原實暎於棣華菜服
承歡滿輿送喜江魚入饌檣燕留人紹陳氏之英靈
珠星聚夜分謝庭之蔭蔚玉樹搖春解珮弄珠逢漢
濱之遊女引商剡羽和郢中之騷人將辭敬梓之邦
滌過折麻之地余衰卧天一柱子行望月兩鄉他日
清風自深玄度之想茲晨零雨得無子荆之詩分題
古詩五言合爲各體一卷題有楚字者詩錄楚吟也

周受菴詩選序

粵若稽古吾蜀詩始萌牙蠶叢有日月二章蜀著龍
歸三曲蓋開塞未通禹貢以上時也隸風有江沱即

沱潛之域頌稱清穆乃吉甫之詩聖垂刪述賈而尚

歸三曲蓋開塞未通禹貢以上時也。隸風有江沱即

沱潛之域。頌稱清穆。乃吉甫之詩。聖垂刪述。賈而尚
矣。炎漢之興。司馬相如。體物瀏亮之餘。復制郊廟樂
府之作。溢為封巒天覆之詠。中葉擅名四海。為儁馬
唐則陳子昂。海內文宗。李太白為古今詩聖。降而劉
灣。雍陶。符載。李遠。唐求。苑咸之徒。振其末嚮。蘇文忠
公宋代詩祖。而輕軫後進。云文章妙天下。詩律不逮
古人。蓋規磨之談。媚嫉之訾耳。唐虞韓駒。巽巖後溪。
魯交李石。文丹。淵喻。三嵎。襲其殘芳。元則虞道園。兄
弟。鄧文原。父子。不隕其揆藻。以開

皇明嘉州楊孟載。青城王汝玉。成都袁可潛。徐遵晦。

富順晏振之近得宜賓牟君倫長寧侯汝弼嘉州安
公石程以道卓然名家往年慎修全蜀藝文志載之
不能盡也廣漢受菴周公穎異秉資弘深績學經術
古文之餘剩爲冲融寂寥之句自筮仕至長憲外臺
不廢披閱討論可謂習有萬卷書宦輒秦邊晉塞桂
嶺昆池可謂足行萬里路發之紀行詠之邊徼和之
友生寄之山水子夏之云止禮義莊周之云道性情
管子之云紀物陸機之云緣情左思之云詠史阮籍
之云詠懷寔皆具體蘊之和衷觀之可以備圖經衍
之可以裨經略豈曰流連光景云乎世有爲高談者

曰作詩無益則詩教可廢商賜其衰矣受菴公以冊

之可以裨經略豈曰流連光景云乎世有爲高談者
曰作詩無益則詩教可廢廢商賜其袞矣受菴公以冊
藁示慎且曰選弄不必多古人無多也慎快讀三復
摘其必可傳者若柯篇題曰受菴詩選又序吾鄉詩
之萌芽流裔以傳受菴天下士而尚友古人者慎以
一邦一邑言陋且難矣繫亦尊鄉敬止之私爾尚竢
海內名鉅掬爲太序茲其樂韋之先糝糠之前云

○宋封君一嘿壽七袞序

嘉靖龍集丙辰侍御松江宋公來按吾全蜀先聲所
屆風清弊絕暇日寓書慎曰吾父一嘿翁壽登七旬
先是耳順之期有林肖泉文沾演綸封誥有陳松谷

文不鄙謂慎昔從史氏後猥授簡慎也屏居遐逝未
及拜翁而因公之號知壽徵矣內典有云忍含百善
嘿定千差此言近理以吾儒印證之洪範之稱福壽
魯論之稱仁壽中庸之稱德壽一嘿可以致之奚以
知其然也嘿焉而意已傳於心已得是德也淵嘿而
雷聲嘿以立象是仁也嘿識心通天地之至和委焉
是仁德之交而福壽之源也翁之一嘿具此三善有
子以超宗名世有命以勇冠繡服不其宜乎慎昔聞
彭祖八百之壽不無疑焉後博觀載籍於張懷瓘書
斷見魏文侯樂官竇公至漢文帝世傳樂記則二百

八十歲矣於常璩華陽國志見范長生始事昭烈至

斷見魏文侯樂官竇公至漢文帝世傳樂記則二百

八十歲矣於常璩華陽國志見范長生始事昭烈至
李特時猶存則百有三十歲矣於先魏史見羅結百
二十歲領三十六曹事於白樂天集見李元爽百三
十六歲爲耆英首於蜀志見涪陵譙定百三十歲猶
以易教授援是以例之彭祖之壽非誣矣况今
皇上誕敷皇極歛福錫民俾環海黎獻同卷壽域而
會極歸極者膺福先焉翁非其人邪他日洛社耆英
以首鄉國魯孫扶掖以升殿庭川至日升而未渠央
也請因林陳二太史之言而演之以爲悠遠之徵於
百齡外云

○王岡詩集序

○○○

昔人云。劉柳無稱於事業。姚宋不數於篇章。言富貴才。蒸之難兼也。走竊以爲規磨之論。觀乎治古以上。咎陶之賡謠。八伯之屬和。周文公之頌。召穆公之雅。祭公之祁招。吉甫之江漢。大抵以經濟爲才。而勳華爲蒸矣。迨其下衰。猶有先軫之敦詩。祭遵之雅歌。又其下衰。尚有曹景宗之韻。競病斛律金之歌。勅勅曹將軍之應制。岳忠武之北伐。又不離楯鼻刀環。而兼夫縹囊。緗帙。事業文章之說。其然。豈其然乎。明故太師黔國沐莊襄公。開國功臣黔寧昭靖王六世孫也。

自二王作屏于滇南。君平公繼之。當就日之勳。羽翬云。

師黔國沐莊襄公開國功臣黔寧昭靖王六世孫也

自二王作屏于滇南羣公繼之當就日之勲翊開天
之業萬世大功一代懿佐時則颶回霧塞而沉烽靜
柝成周所稱方召之倫何以度越蓋開國之臣未之
或先也蟬媽相繼重公屢將傳珪襲紫滇越世守忠
愛流裔屏翰一方廟食百世又魯伯禽齊玗公之所
難蓋守成世祿什百倍蕤而未之先者君子曰昭靖
王之亨此難也壯以貞惠襄侯之克負荷也疑以愿
忠敬王之啓國封也昌以大武襄伯之固封守也鎮
以謚榮康公之討叛夷也才以武至繼軒公明經術
崇文史與儒生埒能偉矣武僖公之光成業肅邊徼

與名將爲多。傳都督公蚤世。而莊襄公承之。時值
敬皇臨御。十八年間。卧鼓皋艾。鶴膝犀渠。無所於試。
麟蹄兔穎。競用相高。投壺雅歌之餘。緩帶輕裘之暇。
文人韻士。遊衍於金碧之間。刻燭擊盃。聯詠於玉岡
之上。是又足以繡綬乎。卿雲而芒耀乎。化日推其意
也。直與卷阿江漢同流。而還視昔人寶刀金甲之懟。
長驅直擣之辛。有不倫矣。輜軒之采風樂府之演雅。
猶將宋之。而况嗣業承家庸已。於傳乎。敏靖五山公。
公之嗣也。手輯其遺。編爲六卷。南園張公序之。將命
梓人而未就緒。乃今太保上公嗣之。思繼志以傳。乃
命永昌成史慎繼序之。慎昔叨史局。紬書石室。獲見

村人而未就緒乃今太保上公嗣之思繼志以傳乃
命永昌成史慎繼序之慎昔叨史局紬書石室獲見
昭靖忠敬遺烈於洪永實錄洎罪謫南中翦拂於公
家節下廿年知其闕閱勛華最悉焉故槩舉屢世功
業之大者以終義若夫詩云前序備矣

送卞蘇溪歸敘州序

瀾滄兵備憲副敘州蘇溪卞公黑髮解綬急流解印
臺省諸公力挽苦留不得也或曰公年未踰耳順而
遽頽高卧無乃非古人七十致仕之禮乎公曰古人
四十始仕今則先廿年而已牽絲頽弁矣既先禮而
仕今先禮而休不亦可乎莊子有云身在江海之上

抄文

心在魏闕之下。則從神無惡乎。此爲心乎。仕者言也。若予者。身纓紱而心林壑久矣。亦從神無惡乎。強予不從。必有飲冰內熱之患矣。留者無以解也。乃聽其馳疏焉。予既惜高賢之去。而又喜勇退之有人也。因怪唐僧贈韋丹詩。謂相逢盡道休官。而林下未見一人。噫。吾黨穠於世味。乃爲緇流所嗤詠乎。然如公者。飄然絕塵於千載後。始知不可輕訾。古今而淺測賢達也。近者綿州瓦屋高公。富順右溪謝公。遂寧梓谷黃公。成都玉林許公。一一皆耒耜引去。見于邸報。士林傳馨。以爲蜀之盛事。及公而五矣。故知范長生勾

台符張白雲蘇雲卿之流。山水所鍾。風氣所自。固應

林傳馨以爲蜀之盛事及公而五矣故知范長生勾
台符張白雲蘇雲卿之流山水所鍾風氣所自固應
爾耶嗚呼吾求之古人稱楚子文之美爲其去令尹
而弗憂言鄧仲華之賢亦曰褫寵章而無愠然其仕
止在君非恬退由已也求之古人且難而況今人乎
東坡先生有云山林之士猶有降志乎垂老鍾鼎之
貴豈能辭榮於當年有其言而無其心有其心而無
其決愚智共蔽古今一途是以孔門行藏夫子獨許於
顏氏周易進退文言不及于賢人由是論之公之茲
歸不獨提身可以振俗矣敬書其事庶續傳益部者
舊者有考焉末綴以長短句一闕用代驪駒之什云

歸去來兮。羨公高致。粟里堪齊。記繡斧行邊。風生。貴
竹青油。開府月朗。雕題黑髮。功名丹心。事業卿棘。公
槐行可。躋問何事。急流勇退。力挽難稽。○公言其豈
栖栖奔走。紅塵早歲。迷况夜鶴。帳中滇雲。直北春鷗。
花底蜀日。平西布襪。青鞋水邊。林下尋壑。經丘一杖。
藜喜吾鄉。散仙多侶。勝日招携。

韓太之赴徵命序

韓侯受命來尹。新邑越有文告。曰我尚稽古。蜀土惟
遐。埴壤滋沃。歲其有恒。有秋民鮮。懷蹙厥。今日替初
哉。肆者弗靖。用勤師干。春違爾農。秋伐爾刈。俾析爾

聚凍爾葆。洪降困騰。師甫救功。藥易補敗。爾尚未向。

哉肆者弗靖用勤師干春違爾農秋伐爾刈俾析爾
聚凍爾稌洪降困騰師甫救功藥傷補敗爾尚未旬
攸宅復大役于林衡茲惟京室之構材程矧敢勿亟
身庸其劬口率其索天弗吊爾民曷其有甦

天子俾我作牧爾邑既岐道候人其勤爾版籍匪衆
勞其未渠康艱哉明聽文告以自甦爾何勤非生何
貞非賦何懷非刑何備非武何崇非德勤生作富貞
賦作忠懷刑作秬備武作勇崇教作乂我聞曰爾俗
無膚險構辟其有爭禽愆餽則麗于法我罔俾輿臺
五百騷騷爾厥象攸召爾無我後爾有城郭溝池遂
弛禁呵衛闢宵通旅自今以始其毋闢宵通旅輶來

其留止里禁設勿野施互擿爾則不聞鳴犬之聲我
牧用靖哉我民惟慙俞政乃和庶姓用奠既最乃績
天子若曰猷載旌別匪逖或遺其式是邦憲我民不
斲于新命者幻率繫鞵鞞鞞曰侯謁去我之有侯
猶寒有帡幪猶饑有膏雨謁去我侯邑師氏偕命士
曰陟典在茲俾侯澤罔屯侯其往哉作廷納言言悉
攸行膏澤誕播在無疆爾民亦被茲無疆澤爾曷煦
懷惠無亦惟節趨是速退已復進曰侯寶不貪曷用
致我忱貺乃爲詩以貽侯名之曰清江侯行自侯受
命至錫命惟三年

送趙從之序

命至錫命惟三年

送趙從之序

正德丁丑春二月詔以兵部職方司郎中趙君從之
爲四川按察司副使實兵備建昌蜀司憲臣號兵備
者六居南曰叙瀘居東曰東達居北曰安綿居西白
曰松潘居東北曰威茂居西南曰建昌建昌其地古
邛都其鎮山曰大雪其江大渡其梁度索其連烏蠻
其距吐蕃其利鏐鉄故其兵犀銳其時瘴癘故部使
者罕至其控衛所無州縣故人勇而易法守其望京
師萬里其望成都亦千里故有事則艱於達聞此五
服之要服也九州之絕徼也何以煩

天子之職方哉。而當軸薦之。當守命之人。以爲咸宜。何也。事事有備。備不已。重乎。守在四夷。邊不尤重乎。况職方職掌地圖。險易之利。辨夷蠻戎狄之民。與才用。穀畜之數。及城隍烽堠之政。其利害也。周矣。其經畧也。久矣。非冒焉而姑試之云也。去年從之。在職方時。北虜告急。偵警騎達于白楊口。不見勦勦。立致退靖。以茲而臨一方。又非冒試焉。而必其效者也。渡瀘水。服南人。思武侯之威。徙臺登。奪蠻險。繼文饒之績。吾於茲行卜之矣。

送成都府胡同知序

平涼胡侯承錫。以正德庚午歲來知蜀之鹽亭。政

送成都府胡同知序

平涼胡侯承錫以正德庚午歲來知蜀之鹽亭政既
有成矣又移治吾新都惠我邑人三年于茲與人誦
之曰秦蜀相隣孔邇之途我侯之官不携妻孥藪爾
我邑秔稻之國我侯朝夕脫粟是食宓乎艱乎匪侯
之來城不完乎艱乎宓乎匪侯之力城不守乎輜車
之使采民風而得之曰賢哉此令也不以家累自隨
而甘清苦可不謂廉乎能扃鐫土宇而捍民之大患
可不謂才乎歷兩邑而民戴之如一可不謂難乎乃
疏其名薦之未幾擢同知成都蜀郡首同知大
守貳任亦重矣侯自為縣而得之異選哉吏政雖遐

不遺民譽無不上達。旁近州縣司牧寄者聞之。將益
勸於良。千里之民望之。冀將大受其福。任之重。責之
重也。侯無畫哉。凡今之仕者。有三患。操冰蘖者。廉矣。
患在乏振厲。理盤錯者。才矣。患在賤清素。無此二美
者。難矣。患在永終譽。過此以往。則雖古之循良。何以
加焉。侯既廉且才。寔兼二美。人之難。侯之易也。尚能
不徇。既效以怠。成不替。初服以移。節則豈徒一方。戴
之。將天下賢之。不惟今茲誦之。將後世傳之矣。昔漢
呂乂。歷令綿竹新都。始以隱恤之稱。首於諸城。後遷
守成都。復播清能之號。光于史冊。以侯今日之出處。

擬而論之。若出一轍。現履考。洋尚無前人專其

守成都復播清能之號光于史冊以俟今日之出處

擬而論之若出一轍視履考祥尚無前人專其美者

○夏正小叙錄

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學者多傳夏小正云戴德曰何以謂之小正以小著名也曷以小之掌故失其傳太史遺其藉宗國墜其徵儒宿荒其訓小之云者弗詳之云爾非其微之云也昔唐典首授時虞典首璣衡首之者大之也何獨至于夏正而小之乎春秋外傳單穆公嘗引夏令又引時儆收場功俯畚揭營土功期司里皆于天象乎取之用茲以推孔子所稱夏時不啻是也舉其

全者大之與惜無聞焉耳古者紀候之書逸周書有時訓呂覽有月紀易緯有通卦驗管敬仲有時令鴻烈有時則訓同異互出大抵宗小正而詳還觀小正規畫遠矣其昏旦伏見中正當鄉候在星寒暑風日冰雪雨旱候在氣梯秀榮華候在草木蟄粥伏遷陟降離隕鳴响候在禽獸王政達焉民事法焉故曰規畫遠矣小戴氏取呂氏月紀改爲月令著之禮記此周月也儷於夏正法非重習然卷帙虛存傳習者鮮吁可異哉戴德之後宋金氏履祥王氏應麟嘗爲斯學矣余病戴記本經傳弗分二氏本訛謬未訂乃左

右采獲以是正之提經于上抑傳于下法當爾非

學矣。余病戴記本經傳弗分二氏本訛謬未訂。乃左
右采獲以是正之。提經于上，抑傳于下。法當爾，非變
古也。語曰：與其過而廢之也，寧過而存之。斯籍也，其
宜存而不廢哉。

管子叙錄

太史公曰：吾讀管氏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詳哉
其言之也。其解在劉向別錄曰：九府書民間無傳，山
高一名形勢，向子歆七略以管子十八篇列在法家。
據今行世本視歆略篇目反倍益之，封禪篇亡，補以
遷書其餘采獲綴合，宜亦多矣。其曰召忽之死也，賢
其生也，管仲之生也，賢其死也。焯知爲後管者之論。

乃若闔閭之世遠出桓後春秋之成不在仲先何稱
吳王好劍士多輕死復稱春秋所以紀成敗乎知非
盡出仲筆矣弟子職一篇蓋古小學誦雖無與霸圖
而載之末簡好古者尤備其辭幸其傳云此書故有
楊忱序旨高說竒惜今亡傳注者尹知章題冒房玄
齡遺誤如此且無篇第以為繙病吾為叙錄之以傳
焉為卷二十四吾從今中為經言為外言為內言為
短語為區言為雜篇為解為輕重以緯之吾從古

石鼓文叙錄

慎得石鼓文拓本於先師李文正公竇泉所謂石雖

貞而云勅紙可壽而保傳胡世將所云岐下有摹即

慎得石鼓文拓本於先師李文正公竇泉所謂石雖
貞而云勑紙可壽而保傳胡世將所云岐下有摹即
此是也元至元丁未唐愚士翻刻于太學作歌紀之
今本存焉據古文苑所載及王順伯鄭漁仲二公石
鼓音皆言其文可見者四百七十有四梅聖俞贈逸
老以石鼓文見遺詩云四百六十飛鳳皇以茲本所
載六百五十七字完好無訛斯文所在真有神物護
持邪得之不翅寶玉大弓矣歐陽公獨言漢桓靈世
碑刻未及千載磨滅者十之八九自宣王至今千有
九百餘年豈得獨存又疑此文初不見稱於前代又
謂隋氏藏書最多其所志所錄自始皇刻石婆羅門

外國書皆具而獨無石鼓遺大錄細不宜如此嗚呼
歐陽公所見謬矣隋執文志所收固博矣寧無絃萬
而漏一乎試引前代名士之言所及歐陽公雖復生
亦必心服焉後周吏部侍郎蘇勗云世咸言筆跡存
者李斯最古不知史籀之跡近在關中此可證一也
唐章懷太子賢註漢書鄧騭傳遭元元之災引岐陽
石鼓文凡重言者皆為二字此可證二也高宗時李
嗣真書後品云倉頡造書鬼哭凜凜史籀堙滅陳倉
籍甚此可証三也開元中張懷瓘書斷云籀文者周
太史史籀之所作也其跡有石鼓文存焉今在陳倉

縣李斯小篆兼採其意此可証四也余告古跡記

太史史籀之所作也其跡有石鼓文存焉今在陳倉

縣李斯小篆兼採其意此可証四也徐浩古跡記云
史籀石鼓李斯嶧山會稽碑崔子玉篆蔡邕並為曠
絕此可証五也杜工部贈李潮八分小篆歌云陳倉
石鼓又已訛此可証六也韋應物石鼓歌云周宣大
獵兮岐之陽刻石表功兮煒煌煌喘息逶迤相札錯
乃是宣王之臣史籀作此可証七也至德中竇臯述
書賦云篆則周史籀秦李斯漢有蔡邕後代師之籀
之狀也若生動而神憑通自然而無涯遠則虹伸結
絡邇則瓊樹離披又云周秦漢之三賢今日驗之所
先石雖貞而云泐紙可壽而保傳其弟蒙註云史籀

周宣王史官岐州雍城南有周宣王獵碣十枚上篆
文今見打本此可証八也至昌黎之歌一出則表章
稱贊至矣歐陽公尊信韓公而不從此其意云何合
八公紀述及韓而九九徵至而不肖得矣歐九果不
讀書邪此公益師心獨見至謂十翼非孔子所作河
圖洛書不足信無所忌憚如此何有於石鼓乎東坡
之歌繼韓而作先後如出一口豈阿私所好者邪他
若周越法書苑樂史寰宇記趙明誠金石錄王深甫
故迹遺文張師正倦遊錄胡世將資古紹志錄所云
云不暇縷縷可覆視也司馬池待制知鳳翔府日輦

致于府學之門無箋以木雷鄭樵石鼓音云鼓上林

云不暇縷縷可覆視也司馬池待制知鳳翔府日犖

致于府學之門廡護以木櫺鄭樵石鼓音云鼓亡其一皇祐四年鄭餘慶向傳師求于民間得之十鼓于是乎足梅聖俞贈雷逸老倣石鼓文見遺因呈吳祭酒長詩略云我欲効韓非痴狂至寶宜列孔子堂其後徽宗大觀中始移置之辟雍復取入保殿元人移之大學刻潘迪釋文以畢先師之志遂詳述其說以印正于海內大方家云

古文韻語題辭

音祖于日聲宗于辰音叶聲從是曰人文孔翼易象箕敷極言永律豈人繫出也天汲古挾冊有慕在昔

筮繇盤鑑盟詛昏冠
嘏誅疫釁傲教緯憲箴令禁祝
圖戒銘贊文有在是滅裂匪獻神徂聖伏文窳采匿
湊勺會涓斷珪碎壁空石餘辰窺水暇日因之窺斑
庶已賢奕

○李太白詩題辭

南豐曾子固曰李白字太白蜀郡人遊江淮娶雲夢
許氏去之齊魯入吳至長安明皇召為翰林供奉不
合去北抵趙魏燕晉西涉岐邠歷商於至洛陽遊梁
最久復之齊魯南遊淮泗再入吳轉金陵上秋浦潯
陽引廬山水王璘以偽命逼致之璘敗白奔宿松坐

繫潯陽獄宣撫崔渙與御史宋若思驗治謂其罪重

陽引廬山永王璘以僞命逼致之璘敗白奔宿松坐
繫潯陽獄宣撫崔渙與御史宋若思驗治謂其罪薄
薦其才不報先是白嘗識郭子儀於未遇時子儀請
解官贖白罪乃長流夜郎遂泛洞庭上峽江至巫山
以赦得釋復如潯陽族人陽冰為當塗令白過之以
病卒年六十四成都古今記云李白生於彰明縣之
青蓮鄉而劉全白李翰林墓碣記以為廣漢人蓋唐
代彰明屬廣漢故獨舉郡稱云載考公之自叙上裴
長史書曰白少長江漢見鄉人相如大誇雲夢之事
云楚有七澤遂來觀焉又與逸人東巖子隱于岷山
之陽巢居數年不跡城市廣漢太守聞而異之因舉

二人有道並不起。今按東巖子梓州鹽亭人趙蕤字
雲卿岷山之陽則指康山。杜子美贈詩所謂康山讀
書處其說見晏公類要。鄭谷詩所謂雪下文。君沽酒
市雲藏李白讀書山者也。廣漢太守則蘇頲也。頲薦
疏云趙蕤術數李白文章即其事也。公後在淮南寄
趙徵君詩云國門遙天外鄉路遠山隔朝憶相如臺
夕夢子雲宅可證矣。五代劉昫修唐書以白爲山東
人自元稹序杜詩而誤詩云汝與山東李白好樂史
云李白慕謝安風流自號東山李白。杜子美所云乃
是東山後人倒讀爲山東。元稹之序又由于倒讀杜
詩也。不然則太白之詩云學劍來山東又云我家

是東山後人倒讀爲山東元稹之序又由于倒讀杜
詩也不然則太白之詩云學劍來山東又云我家寄
東魯豈自誣乎宋有晁公武者孟浪人也遂信舊唐
書及元稹之誤乃曰太白自叙及詩皆不足信噫世
安有已之族姓已自迷之而傍取他證乎新唐書知
其誤乃更之爲唐宗室蓋以隴西郡望爲標也善乎
劉子玄之言曰作史者爲人立傳皆取舊號施之於
今爲王氏傳必曰瑯琊沂人爲李氏傳必曰隴西
成紀人欲求實錄不亦難乎且人無定所因地而生
生于荆者言皆成楚生于晉者齒便成黃豈有世歷
百年人更七葉而猶以本國爲是此鄉爲非則是孔

子里于昌平陰氏家于新野而系纂微子源承管仲
乃爲齊宋之人非曰鄒魯之士可乎宋景文脩唐書
其弊正坐此夫族姓郡國關係亦大矣誦其詩不知
其人可乎余故詳著而明辯之以訂史氏之誤姓譜
之缺焉若夫公之詩歌泣鬼神而冠今古矣豈容喙
哉吾友張子愈光自童習至白紵與下走共爲詩者
嘗謂余曰李杜齊名杜公全集外節抄選本凡數十
家而李何獨無之乃取公集中膾炙人口者一百六
十餘首刻之明詩亭中屬慎題辭其端云

李前渠詩引

詩之爲教。豈矣。玄哉。嬰兒。赤子。則。裒。嬉。戲。亦。羅。之。心。

李前集詩引

四句已盡
破述矣
元外

曉音夷

詩之爲教。述矣。玄哉。嬰兒。赤子。則懷嬉戲。拊躍之心。玄鶴。蒼鸞。亦合歌舞節奏之應。况乎毓精二五。出類百千。六情靜於中。萬物盪於外。情緣物而動物。感情而遷。是發諸性情。而協於律呂。非先協律呂。而後發性情也。以茲知人人有詩。代代有詩。古之詩也。一出於性情。後之詩也。必潤以問學。性情之感。異秉。故詩有邪。有正。問學之功。殊等。故詩有拙。有工。此皆存乎其人。也。或政遇醇和。則膏澤醲乎。彤饗時。值宸黷。則勞苦形于詠謠。皆復關乎其時也。若夫八伯之雲。紉膏澤之醲也。伍員之日。晞勞苦之形也。二雅三頌。正

之檢也。桑中濮上邪之流也。豈分窮達奚別古今貴
耳賤目者。乃云頌寢於周餘詩。亡於剛後。反鑑索照
者。復云詩在灞橋風雪。不在東華軟紅。嗚哉。藩伯前
渠李公。星輶下于天邑。雲會披于江陽。不鄙庸音。下
叩穹谷。出其近作。二百餘篇。對閱移時。退繹旬日。公
性能而好。既取材文選。而效法唐音。又景行崆峒。而
麗澤大復。於堂萱隴條。原翎雲鴻。溫潤見孝友之性
矣。於協忠雙廟。闕伯高臺。感慨發思古之情矣。矧往
體格詩一一合作。絢綵風骨。彬彬不偏。鼎實片鱗。侏
儒一節。遇於獨見。而知弗竛。九變而貫矣。輒陳虛簡。

有覲實歸不揆授簡之知敢附題禁之後

儒一節遇於獨見而知弗俟九變而貫矣輒陳虛簡

有覲實歸不揆授簡之知敢附題襟之後

○霞丘歸引

霞丘子子言氏張任于滇免而歸居怡然熙溢然懌
過余言之余假觴醪樂之語之曰止逝時也有乘之
者有遇之者行藏運也有用之者有舍之者憂樂事
也。有行之者有違之者。是紛紛者而奚統之。昧者六
之。君子三之。聖人一之。悲夫。世徒見夫競而得真而
失。以爲人也。烏覩夫競真人也。得喪者天也。天者得
耶。真亦得。競亦得。天者喪耶。真亦喪。競亦喪。徒敝敝
後後然。豈知有力者負之而走乎。內忘競真於已外

任喪得於天斯至人之德葆光之道也霞丘子室寥

其言溪壑而罔測也作而曰夫子之言太玄矣抑吾

聞之仕進也宦遊也進固有退遊固有歸退固宜易

歸亦宜早吾蘊此久也且淹且滯幾困乃今得歸幸

矣遂矣舍而藏也憂而違也非而異也庶乎坎而止

乎世固有遊而不歸者乎是夢夢也楊子曰若言遊

乎舉世皆遊也遞相是也而奚可非之若又以爲夢

舉世皆夢也夢亦大也余與子皆夢也無大覺焉能

診大夢請誰之覺之診之霞丘子曰喏而弗吟楊子

曰余爲汝解夢歸賢于夢旅慵賢于夢劇歸矣慵矣

夢亦樂矣奚問覺也鄙患夫乎寄去不亦樂乎其有

曰余爲汝解夢。端賢于夢，旅慵賢于夢，處山矣，慵矣。

夢亦樂矣。奚問覺也。鄙患失乎。寄去不亦樂乎。其有異乎。已無愠乎。辱無驚乎。其無異乎。有異乎。無異乎。今將有辯乎。子姑息子遊。樂子歸。余已余言矣。子爲予飲。予爲子歌。顧童子鼓筠塹。節而和之。其辭曰。張公蒼海客。瀟灑出風塵。掛冠東去飄然過。我意何真。宦况冷如秋水。歸興濃於山色。不獨爲鱸葦鹿門。栖隱處。行與老龐隣。隙中光石中火。夢中身。蓬萊不遠。玉壺雲液注。長春六六洞天飛步。七七瑱花仙會。好在鶴磯濱。約君携手去。我本楚狂人。

太史升菴文集三卷終

Vertical columns of text on the right side of the page, separated by lines. The text is mostly illegible due to fading and bleed-through.

A large, dark, vertical smudge or ink blotch that obscures the text in the middle of the page.

Vertical columns of text on the left side of the page, separated by lines. The text is mostly illegible due to fading and bleed-through.



